

庄慎： 建筑师需要有严肃的思考精神

撰文
肖像摄影
资料提供

刘匡思
祝君
阿科米星



庄慎，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客座教授。

在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任职期间，庄慎主创的浙江海宁“钱君·艺术馆”获“上海市1999年度优秀勘察设计优胜奖”；“同济大学中德学院”获2004年第三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优秀奖。

在主持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期间，庄慎所主创的“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与接待中心”获2006年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评选的最佳商用建筑奖和2006 WA中国建筑奖佳作奖。在创立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后，其作品“嘉定新城规划展示馆”获2010年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施工管理杰出成就奖”；“上海文化信息产业园B4/B5地块”获2012年WA中国建筑奖佳作奖。应邀参与国内外的各种展览：2002上海双年展；2003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当代中国艺术展；2003德国杜塞尔多夫当代中国建筑展；2012米兰三年展；2012“时代·创造”2012中国设计大展；2013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等。



ID = 《室内设计师》

庄 = 庄慎

时代环境影响下成为一名建筑师

ID 您曾经在震泽古镇生活和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水乡经历是否影响了您之后决定以建筑师为职业？

庄 我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了震泽镇，当时我父亲在当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我小时候待的吴江，外婆老家所在的同里，包括震泽，都是从一条河与一条路延展成一个小镇的。那个年代的古镇，并不像今天那种像新造的“主题公园”。虽然是小镇，震泽中学却是省重点中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非常好。虽然功课很紧张，比现在还是要轻松很多，也没有那么多题海战术。我记得有段时间孙道临来震泽拍电影，我们放学后都去拍摄地看热闹。电影名字叫《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电影院上映后，我隔着银幕看震泽，第一次感觉到古镇的魅力，与现实的感受很不一样。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读书好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选择理工科。有句俗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这样的氛围下，我那时也就顺应时代，选了理科班。

ID 当时高考填志愿，建筑系是您的唯一选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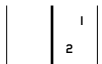
庄 我是在苏州中学念的高中，当时心里已经很明确要去学建筑，选了几个学校的建筑学专业。但是我有点搞不清楚建筑和规划这两个方向的区别，就去咨询了一位苏州规

划院的熟人，他推荐我选了建筑系。苏州中学是寄宿制的高中，我所在的地区班也需要住宿。虽然当时高考压力很大，竞争也远比现在激烈，但并没有特别的题海战术，每晚9点半都会准时熄灯睡觉。比我女儿现在读初中还早睡，她现在每天做完作业都要将近10点半，甚至更晚。那时候的教育质量非常高，当时老师给我们上课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我今天还记得十分清晰。

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那时比较热门的电子、医学、自动化控制或是金融专业，我们班只有两个学生报考建筑，其中之一就是我。1989年，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招生分数很高，连我在内，我们这届在江苏省就招了两三个人。

ID 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之后，实际接触的课程与之前想象的建筑系是否有所不同？

庄 考进学校之前，我知道建筑系肯定就是设计房子的。一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就练习素描，暑假里每天练画素描，搞得事态很严重的样子。因为同济建筑系的入学，还要通过“美术加试”。其实这个名词让人会有误解，搞得建筑学和艺术学院一样。这个“美术”主要是考学生的空间绘画能力，看他们对空间表达和认知的手绘能力是否能跟上建筑系的授课。我觉得读建筑系是非常有意思



I-2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 张嗣烨



的，接触到各种丰富多彩的课程，既有理工科的思维训练，也需要关注人文学科。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学的那么多数理化知识似乎在大学里没有延续，但作为建筑系学生，很多考虑问题的思维逻辑来源都在那里。学建筑系还有一点很好玩，可以有素描和水粉画写生实习，到古镇考察什么的。我读书的时候都是手工制图，那个时代的建筑系教育和整套教材和课程都相对完整。现在我在同济大学做客座教授，不论过去和现在，这都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学科。

ID 读建筑系一直都是门压力颇大的专业，您读书的时候也像现在的学生一样需要经常熬夜做方案吗？

庄 我们那时候虽然是手工制图，但作业的绘图量要求没有现在那么多。今天的建筑系三年级做作业，需要分阶段性图纸还有一个巨大的模型。我们那时候一般用两张 A1 的图，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模型就能完成。有时候我看到现在学生为了做作业熬夜也挺不忍心的。不过，现在的学生与国外建筑系的同学相比，工作量不算大。我读建筑系的时候，没有网络，图书馆里的外文书籍也不多，没有那么多信息过多导致的焦虑感，知识的吸收也没那么碎片化。基本上把有限的知识解读得更为整体，领会得更为深入就可以了。

以前没有那么多像走马灯转般的建筑明星活动和讲座，那时候对我们而言的大师，都是诸如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阿尔托这些现代主义的精英。整个建筑界也没那么多纷繁复杂。说到熬夜，我是直到工作之后才开始熬夜做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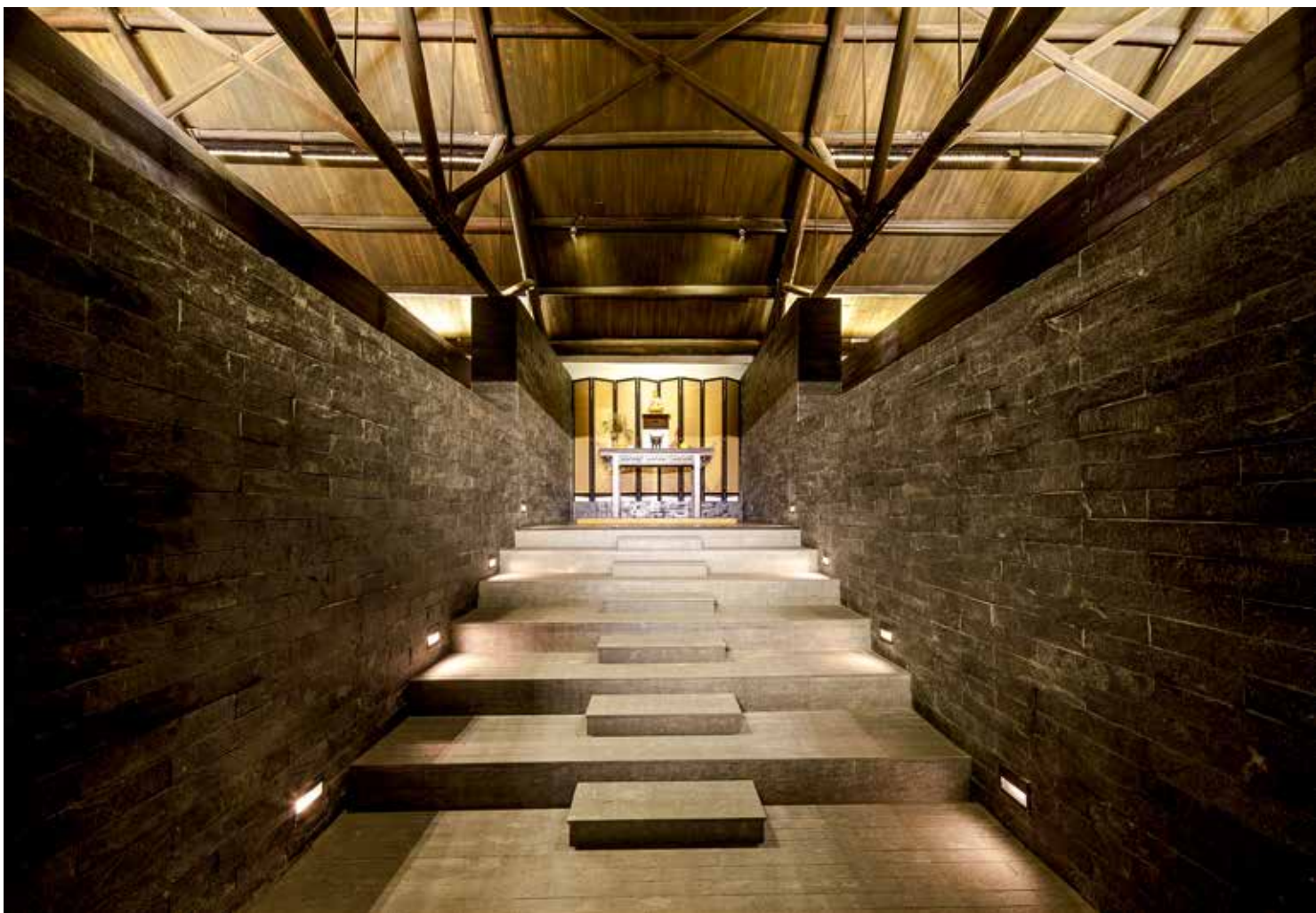
ID 您本科毕业的时候怎么会想到继续读研究生，当时是做了哪个方向的毕业论文？

庄 我当时拿到一个保送研究生的名额，于是就跟着郑时龄先生读了研究生。郑先生带两个研究方向的学生，分别是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我对中国建筑的傳統空间和庭院感兴趣，当时我和郑先生说了想法，他同意我做这个方向的题目。我们那时候的中国古代建筑课对民居和庭院涉及得非常少。可以说做这篇硕士论文对我十分重要，在寻找资料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看法和态度，尤其是对于空间的关系和整体性的认识。做了这个研究之后，我回过去再看冯纪忠先生和葛如亮先生的项目，更能理解他们对整体关系和空间的组织特征。这个思路在我后来的建筑实践中影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ID 从您写的文章中，感觉您是一位比较偏思索型的建筑师，而且著作颇多，当时硕士毕业后为什么没有考虑从事建筑教育方面的工作？

庄 我认为我是一个实践型的建筑师，希望从研究和实践两个方面共同进行。在中国，建筑领域的实践方式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只有在第一线的接触才能得到深刻的感受和积累。当然，我毕业的时候也没想太多。当时的风气是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可以做的项目，学建筑设计出身的做设计又是天经地义的，在学院和建筑领域又有一个“重实践、轻理论”的普遍认知。总之，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就进了设计院，一头扎进城市建设的洪流中。





在建筑项目大爆棚的年代反思

ID 28岁就主持设计同济大学中德学院项目，您这段在设计院的经历在今天看来也带些传奇色彩。能否说说那个时期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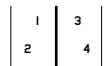
庄 1997年硕士毕业后我进了同济设计院，那时的设计院好像只有200来个人，整个建筑室一共30多个人。十几年前和现在很不一样，换作今天，一位刚进设计院不久的年轻设计师就开始负责项目是十分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不是因为运气好，可以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建筑师都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当时一下子要负责很多项目，习惯性地把方案做出来也是可以的，不需要考虑太多。在设计院的三年经历，我觉得对锻炼建筑师的职业素质，了解施工组织和项目的实际建造，很有意义。

对我而言，是从一名学生转向职业建筑师的基础。当时的机制比较简单，所以我在

设计院时期做了不少项目。

ID 这个“简单”的机制是什么样的？

庄 我赶上了全国建筑项目大爆发的时期。年轻人在设计院，只要干得动，就会有大量的实践和学习机会。那段时间，工程设计规范没那么复杂，没经验的年轻人掌握起来也快。审图也是设计院自己负责，由资深建筑师和项目负责人审核和校对，当时我的不少设计项目都是找吴庐生先生帮忙审图、盖章。现在出正式的施工图纸，专业审图公司就要审图一个月的时间。当年要是以这样的速度，是没法做出那么多项目的。这段经历我也时常回想，比我更年长的建筑师或许面临过比我们这代更简单的设计流程。不同的年代会有不同的经验积累方式，你总要找到适合这个时代的设计方式。



1-2 嘉定博物馆

3-4 富春俱舍书院



ID 怎么会想到和柳亦春、陈屹峰一起成立大舍？

庄 柳亦春，我们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比我高三届。后来，我们是研究生同学，又是设计院的同事，陈屹峰比我小一届，也是设计院的同事。

2000年前后，独立事务所开始陆续成立。那时开个公司很容易，有市场，也有氛围。城市化和房地产都在蓬勃发展，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当时想法比较单纯，我们想做自己想做的的设计，社会上开始需要个性化的设计项目，我们就决定自己领导自己。

ID 在那段时期接项目难不难？

庄 那时我们和国外建筑师交流，外国建筑师往往会好奇地问我“你们的活从哪里来？”我们还觉得，这需要考虑吗？哪里找不到活？项目那时不挑的话还是很多的。

ID 独立事务所时期，您做过哪些项目？什么时候开始找到自己的设计定位？

庄 早期的时候，在开始走个性化、特征化

的道路之前，英伦风格的别墅也做，房地产项目也不拒绝，也替人做过“枪手”。不装，不定位，生存是首要的，基本是有活都干。在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首先是地段，第二是地段，最后还是地段”，无论是高层还是商品房都需要大量地生产出来，没有特别的思考创新，满足大规模生产的功能是首要的。即便有所谓的先锋和新锐，往往都是表面上的意思，背后意味着设计消费的差异性，其中不乏从国外贩卖来的“仿制品”。甲方也不挑，“挺新的，挺洋气的”，项目方案就行了。也是渐渐地，随着实践与思考，才越来越觉得要做有个性、有思想的事务所。

ID 是否这也是阿科米星（Archmixing）将建筑（architecture）与混合（mixing）概念的起点？

庄 我是慢慢地从做项目开始，逐渐形成自我认知。不是蜕变，也不是寻找新的某种事物，而是不断明确自己的个性。成立阿科米星也是这样，自然而然形成的事情。



I-3 莫干山虞村文化市集蚕种场







1-3 位于苏州陆巷古村的双栖斋
4 上海衡山坊 890 弄 8 号楼



中国拥有如此大的建造量，如果无法催生思想特别可惜

ID 那么，您现在研究和实践的关注点在哪里？

庄 目前来说，我的兴趣点在城市与城市的建筑，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快速城市化和全面市场化是我们实践的语境，纷繁复杂的中国城市（城乡）现状是我们设计的出发点，也是自己身处其间、无法忽视的日常环境。在这样的实践环境中试图发现一些建筑学的新经验，一直是我们工作的动力。这其中，越来越吸引我们的正是那看上去问题无穷，然而又生机勃勃，仿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日常城市与建筑。特别在中国，我们拥有这样大规模的建造量，没有出些新东西特别可惜。在我们这个岁数，如果有什么需要彼此间进行交流的话题，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建筑师是需要有些使命感。如果不搞出点东西出来，那我觉得实在交代不过去。

ID 在阿科米星的官网上，你们每位合伙人的介绍里都列出了颇丰的著述，是否也是你们成为一个团队的理由？

庄 我们事务所非常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于怎么将明确成熟的理论或是思考，

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地方，这是作为身在实践第一线的实践建筑师面对的现状，我希望不论是研究还是考察，都围绕我们对于城市的观察和思考，希望能把这些思考统一起来，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感到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事务所不仅是一桩生意或一家公司，也是一个能开展和支持研究工作的地方。

ID 您现在在同济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也写过一些有关建筑教育的思考，您觉得对现在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

庄 相比过去信息闭塞的年代，现在对于老师怎么教，同学怎么学，提出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面对当代那么多资源和案例、那么多思想理论，没有自主选择 and 判断意识就无法把这些吸收成自己的东西。

ID 最近在忙什么项目？

庄 我们工作室最近搬到上海桂平路的一个在工业厂房中的临时场所，会为这里的园区做个改造项目，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未来的办公楼。一些与各事务所合作的项目也正在进行中，还在南京进行一些乡村改造的实

践。在研究领域，我们确立了对城市建筑的关注。

ID 您的“双栖斋”听说由原业主转卖后变化很大？

庄 “双栖斋”被卖掉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建筑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城市里有那么多房子，今天是这个功能，明天又变成其他功能。另外比如说上海开埠到现在，那些看上去“永远”的建筑都经历了多少剧烈的变化，更别提民间的房子。我觉得这些都是真实的常态。改变的东西比固定下来的多很多。

ID 现在媒体传播都在往新媒体方向转，您主持设计的嘉定博物馆被某家视频新媒体报道后，转发数十万。大众领域的传播对您的设计或是承接项目有直接影响吗？

庄 媒体传播会影响别人对建筑师的认知。我觉得与媒体的关系应该是视需要合作，这会对工作、公司发展以及学术交流推广带来帮助。但不要被媒体主导，有选择地与媒体合作，才能安心做事情。由于兴趣，我也算对消费文化略知一二，所以对这些现象还算冷静吧，我知道热闹背后大概是什么。END

